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女仙外史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42.4

24-1

82357



200189189

女仙外史

上

〔清〕吕熊著
刘远游 黄蓓薇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42.4

24-10) 82358



200189170

女仙外史

82358

下

〔清〕吕熊著
刘远游 黄蓓薇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女仙外史

(全二册)

[清] 吕熊 著

刘远游 黄蓓薇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4.375 插页4 字数 655,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0995-8

I·493 定价: 10.20元

前言

在中国小说史上，吕熊的《女仙外史》是值得重视的作品之一。

现已掌握的关于吕熊身世的材料很少。比较起来，李果《咏归亭诗钞》卷八《感旧诗十三首·吕处士逸田》的注和乾隆时纂修的《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人物·文苑·吕熊传》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最为重要。李果说：「（逸田）名熊，昆山人。与吴乔修龄友善，颇悉明末事。于忠襄公尝称其经济才。久客督抚大吏幕。于吴门梅隐庵购得一椽以居。子孙皆物故，君年八十二卒。即葬于庵旁。著有诗文稿及《女仙外史》。」至于其晚年踪迹，则《昆山新阳合志》所述较详：他一度僦居于南昌东湖，其后客于南安知府陈奕禧所，奕禧死后，他曾到过广州，为广州纂修方志，「事竣，归东湖。寻以旧著《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

《女仙外史》载有「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的《自叙》和《自跋》。这不仅可以使人知道他字文兆，而且，也说明了他写《自叙》、《自跋》时已届「古稀」之年。「古稀」是七十岁的代称。但古人对年岁也常有举成数而言的，如宋代陆游在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说自己「四十从戎驻南郑」，而那其实是他四十八岁时的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吕熊在作《自

DM 71/109

叙》、《自跋》时是否为整七十岁尚是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这两篇文章是否为同一年所作？如果不是同一年，那么，至少其中的一篇并非作于其七十岁时。按，《自跋》署「岁次辛卯人日」，此「辛卯」为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二），《自叙》则未署年月。古人著书，一般在完稿后就写自序，有的甚至先写序，后写正文。吕熊的《女仙外史》写成于康熙四十二、三年间（见本书所附刘廷玑《品题》），核以常理，其《自叙》的写作不当迟于康熙四十三年。而且，在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以前，他已将《女仙外史》的稿本在朋友中传阅，请他们写评语①，则自应使他们明瞭其写书的用意，更不可能在那时还连《自叙》都没有。故《自叙》之作必早于《自跋》。又，《女仙外史》除吕熊《自跋》外，尚有叶秉《跋》，作于辛卯中秋，即《自跋》的八个月之后，可见吕熊是先自己写跋，然后再请别人写。序的情况当亦相仿。今《女仙外史》有陈奕禧《序》，是吕熊在康熙四十七年请他写的，《自叙》当较陈《序》更早。这也可作为《自叙》的写作早于《自跋》的旁证。那么，为什么《自跋》写得这么晚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自跋》和叶《跋》都是在《女仙外史》付刻前甚或即将刻成时才补写的，而《女仙外史》的付刻是在康熙五十年②，所以《自跋》比《自叙》晚了好几年。要之，《自叙》的写作当不晚于康熙四十三年，其时他既已自称「古稀」，当不小于七十岁，故其出生当不晚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但在写《自跋》的康熙五十年，他仍自称「古稀」，可见他这年至多七十九岁，故其出生当在一六三三至一六三五年之间③。由于他活了八十二岁，卒年当在

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至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之间。

吕熊的家乡昆山，在清初遭受过惨重的破坏。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兵入关，占有了北方的许多土地，次年挥师南下，五月占领南京。闰六月，昆山民众起兵抗清。但由于力量薄弱，终于被清兵攻破。清兵入城后进行了残酷的屠戮和掠劫，城中人英勇牺牲和自杀的很多，全家被杀或自杀的也不少。当时吕熊已虚岁十一或十三岁了，这种悲惨壮烈的景象不可能不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父亲吕天裕又是一个系恋明室的人，「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其后吕熊虽仍研习诗文及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还曾做过「督抚大吏」——例如于成龙（忠襄）——的幕客，但当于成龙要他做官，准备为他谋取通判的职务时，他坚决拒绝了（以上见乾隆《昆山新阳合志》本传）。足见他并没有违背父亲的教导，始终坚持不仕清廷的立场。

他的《女仙外史》，显然跟这种政治态度具有密切的联系。

《女仙外史》所写，是明太祖的儿子朱棣（即永乐帝）夺取其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一批忠臣义士又拥戴建文而与永乐斗争的故事。其中朱棣夺位，乃是历史上实有的事件，但在永乐帝即位后又有忠臣义士起兵反抗，则纯属虚构。当然，被《女仙外史》作为第一号忠臣义士的唐赛儿，也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在永乐时确曾造反；但她的造反却并不是为了拥戴建文。吕熊之

所以要作这样的虚构，既是基于对建文帝的深厚感情，也是为了进一步否定永乐帝即位的合法性。正如他在《自叙》里所说：「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一人之私论也亦无不可。」在他看来，尽管朱棣夺取了皇位，但直到永乐二十二年（即所谓建文二十六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为止，合法的皇帝仍是建文而非朱棣。然而，倘在永乐即位以后建文帝即已死去，或者已经成了伏匿草莽的逃亡者，那又请谁来做合法的皇帝以取代永乐帝呢？所以必须让建文帝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

那么，吕熊何以对永乐帝如此反感而对建文帝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

大致说来，朱元璋登基以后，对江南的工商业发达地区——如苏州等——采取了残酷打击的政策，建文帝对此作了相当大的改变，永乐帝则又恢复了朱元璋的方针。因此，江南地区的人一直十分同情建文帝。在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就流传着不少显然对建文帝表示同情的野史。到了清代初期，这种怀念建文帝的感情就跟追恋明室而不满清廷统治的感情合二而一，被赋予了现实的内容。钱谦益在入清后所作的《建文年谱序》（收入《有学集》）说：

……于是东莱之君子赵君士喆者，作为《建文年谱》，年经月纬，事比词属，会萃诸家记

录而整齐其文章。以宿老如谦益，固亦尝援据史乘，抗词驳正，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歔歔烦醒，不能解免。夫然后知让皇帝（即建文帝——引者）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而赵君之为斯谱，本天咫，述民彝，备国故，搜遗忠，当沧海贸易，禾黍顾瞻之后，欲以残编故纸，愁遗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是岂欲与世之君子擅阳秋，矜衮钺，争名于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

钱谦益知道野史中所记建文帝在永乐帝攻入南京后的种种情况大都是不可靠的，他对这些记载还作过批驳（即所谓「抗词驳正」），而《建文年谱》则主要是依据这些野史写成的，因而也就同样地靠不住。但钱谦益尽管对此十分清楚，在阅读时仍然受到很深的感动^④。而赵士喆之写这部《建文年谱》，也并不是把它作为历史著作，而是在明朝覆亡——「沧海贸易，禾黍顾瞻」——之后，考虑到建文帝的「至德」在人民中的深远影响，要以此书来「愁遗三百年未死之人心」的。换句话说，建文帝的这些并不真实的事迹，在当时已经成了有力地引发人们对明朝的怀念、唤起或增进反清复明意识的工具。所以，吕熊在《女仙外史》中大写建文帝，跟他的上述政治态度显然密切相关，而这部书于康熙五十年正式出版后，他很快就因「《外史》触当时忌」而遭到了麻烦，也正说明了它在内容上含有不利于当时统治的因素。

就这点说，《女仙外史》跟陈忱的《水浒传后传》实为同样性质的作品，它们都赋予小说以重大

的政治意义。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明末清初所出现的新倾向，在此以前，小说虽与政治、道德相关联，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女仙外史》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就在于它是体现这种新倾向的力作之一，至于这种新倾向在小说史上的功过，则是另一问题。

在清初小说界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对反抗朝廷者的某种好感。当然，《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也曾反叛过，但他们最终是招安了的。纵使《水浒》原本并无招安的情节，然而一则历史上的宋江等人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称赞他们也就不会太犯忌讳；再则明代后期广泛流行的繁、简本《水浒》不但都有受招安的情节，而且还都让他们去讨伐不肯受招安的方腊。所以，到明代为止，小说中从没有赞扬过与朝廷为敌到底的反叛者。清初却出现了两部这样的小说。一部是青莲室主人辑的《后水浒传》，它赞扬了南宋的杨么；另一部就是《女仙外史》，它赞扬了在永乐十八年率众造反、不肯投降的唐赛儿。尽管书中已将唐赛儿装扮成建文帝的大忠臣，但作者敢于将历史上实有的这个大逆不道的人作为歌颂的对象，那也已经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为什么在清初会出现这样的两部小说，而在这以后直到十九世纪末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作品？这是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女仙外史》值得重视的第二个原因。

在清代小说中，有一派是「以小说见才学」的，例如李汝珍的《镜花缘》，此派小说之尤为特殊的，是将作者自己变相地写入，使之成为学问出众、能力高强的人物，并由他出面来大谈学

问，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就是如此。而《女仙外史》实开这派小说的先声，这也就是其值得重视的第三个原因。——刘廷玑的《品题》（见本书附录）说了此书的许多好处，如「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逆，此书三教兼备，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可明悟禅玄，可以达圣贤」之类，便都是其「见才学」之处。至于书中的吕军师，也显然是作者幻想中的自己，尽管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却很希望能达到此等地步。刘廷玑说他将「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指《女仙外史》。——引者）」，也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另外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此书的序、跋（吕熊自己写的除外），卷首的《评论》、《品题》，都出于知府以上的官僚之手，附于每回之后的众多的评语，有不少是大官僚、著名的文人学士和艺术家所写。这在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中是空前绝后的现象。由于轻视通俗小说，除了李卓吾以外，古代较有名望的人是不愿为这种作品写序、跋、评语的。相传明代的汪道昆曾为《水浒传》写过序，但却用了化名——天都外臣，而且这篇序也不收入他的文集，有些通俗小说的序和评语虽然题为锺惺等人所作，似乎是名人的手笔，但其实是书坊的假托。批评小说最有名的金圣叹，尽管今天有人对他评价很高，但在当时却是地位相当低的文人。因此，《女仙外史》能有这样一批人给他写序、跋、评语，是很可注意的。它至少提醒我们一点：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在当时曾有过相当大的变化。至于这些人在评论这部小说时所提出的种种意见，当然也值得剖析

研究。

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把《女仙外史》作为研究资料加以重印，是很有必要的。此书的最早版本，是康熙钓璜轩刊本，该本有吕熊及叶蓐作于康熙五十年的跋，当即刻于此年。另有光绪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评之为「劣」，实在并非苛评。钓璜轩本现已不易看到，有的排印本虽自称以钓璜轩本为底本，其实是以积山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再据钓璜轩本校正。由于「校书如扫落叶」，自不免承袭了石印本的若干讹误。台湾天一出版社虽已据原刊本影印，但价格昂贵，殊非我辈架上之物。这次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此书，直接以钓璜轩本的复印件发排，我想，这是值得我们这样的研究者高兴的，所以不惮词费而写了这篇难免有错误的《前言》，敬请读者指正。

章 培 恒

① 《女仙外史》的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都附有著名剧作家洪昇（字昉思）的评语，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一，吕熊把稿本给他看并请他写评语自更在其前。

② 陈奕禧为《女仙外史》写的《序》中说：「俟修（南安）郡乘后，当为叟梓行（《女仙外史》）。」按，陈奕禧主持纂修的这部《南安府志》刊于康熙五十年，《女仙外史》得以梓行自不会早于此年。

③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吴人吕文兆熊，三十年旧交也。性情孤冷，举止怪僻。一夕席间，……各诵鬼诗。……余后举明《焰口》诗：『有身无首知是谁，寒风偏射刀伤处。』吕拍案叫绝，以为智长吉而上之。好尚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诞，而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年近古稀，足迹半天下，率无所遇。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纂辑《广舆记》，止绎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参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以卷帙浩繁，未能付梓。」有的研究者大概据此认为《女仙外史》写成于吕熊「年近古稀」的若干年之前——「先年」，故定为其六十四、五岁时，又因该书实完成于一七〇三至一七〇四年间，故定其生于一六四〇年左右。按，此条记载包括三项内容：一、吕熊孤冷怪僻，二、年近古稀，卒无所遇，三、近年辑成《续广舆记》。至于盛赞《焰口》诗和写作「荒唐怪诞」的《女仙外史》，则是其「孤冷」、「怪僻」的两项例证或旁证。孤冷怪僻是贯穿其一生的性格特点，为此所举的例证和旁证自不必限于其「年近古稀」之前的事件，以这一记载而断言《女仙外史》作于其「年近古稀」以前的若干年，似嫌证据不足。又，吕熊若在六十左右甚或更早一些就不再追求「有所遇」，刘廷玑就不会说他「年近古稀」「卒无所遇」，所以这句话实际意味着吕熊一直在追求「有所遇」，直到「年近古稀」才罢休。吕熊本「久客督抚大吏幕」，而据其在于成龙幕中的情况看，他起的作用还着实不小，地位相当重要（见《昆山新阳合志》），根据吕熊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他若想「有所遇」，也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才能实现。但据本书所附刘廷玑的《品题》，他至迟在康熙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就已退居家乡昆山（玉山），并打算以写《女仙外史》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也即「寄托」其「平生之学问心事」——了。接着就在刘廷玑

的资助下专心写小说，写完后又为南安、广州修方志，这都不是能「有所遇」的工作。可见他至迟从一七〇一年起就不再追求「有所遇」，若他生于一六四〇年前后，则这一年至多六十二岁左右，与刘廷玑「年近古稀」云云不合。

④ 钱谦益虽曾降清，但很快又参加了南明的抗清工作，而且在其诗文中表现出相当强的忠于明室，反抗清廷的情绪。他在此处所写，当反映了当时明朝遗老的共同感情（不论他自己的这种感情是否出于伪装）。

女仙外史目录

前 言.....章培恒.....一

-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一
- 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二
- 第三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赛儿诞日悟前因.....二〇
-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三
- 第五回 唐赛儿守制辞婚 林公子弃家就妇.....四〇
-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债 嫖柳妓三战脱元阳.....五一
- 第七回 扫新垄猝遇计都星 访神尼直劈无门洞.....六三
-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书七卷 太清道祖赐丹药三丸.....七四
- 第九回 赈饥荒廉官请奖 谋伉俪贪守遭阹.....八七
- 第十回 董家庄真素娥认妹 冥善门假端女降妖.....一〇〇
- 第十一回 小猴变虎邪道侵真 两丝化龙灵雨济旱.....一一〇

第十二回	柳烟儿舍身赚鹿怪	唐月君为国扫蝗灾	二八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阳悬异对	改男妆洛邑访奇才	二七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游戏	诸神女万里逢迎	二六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兴师	耿炳文拒谏败绩	一五九
第十六回	王师百万竖子全亡	义士三千铁公大捷	一七三
第十七回	黑风吹折盛帅旗	紫云救护燕王命	一八六
第十八回	陈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梦迎圣驾	一九六
第十九回	女元帅起义勤王	众义士齐心杀贼	二〇六
第二十回	太阴主尊贤创业	御阳子建策开基	二一七
第二十一回	燕王杀千百忠臣	教坊发几多烈女	二二七
第二十二回	铁兵部焦魄能诛卫士	景文曲朽皮犹搏燕王	二四二
第二十三回	鲍道姥卖花入教坊	曼陀尼悬珠照幽狱	二五二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帅延揽英雄	诸少年比武艺	二六二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赚贼高指挥	假燕将活擒茹太守	二七一
第二十六回	全淳风义匿司公子	高监军计袭莱州府	二八三

第二十七回	黑气蔽天夜邀剝魔主 赤虹貫日昼降鬼母尊	二九四
第二十八回	卫指挥月明劫寨 吕军师雪夜屠城	三〇四
第二十九回	设玉圭唐月君朝帝朔 舞铁鍬女金剛截仙驾	三一五
第三十回	吕军师献誠行宫 唐月君燕飧诸将	三二六
第三十一回	骊山老姥徵十八仙诗 剝魔公主讲三千鬼话	三三五
第三十二回	两奇兵飞救新行殿 一番骑鏖战旧细君	三五六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义求火力士 聂隐娘智救铁监军	三六八
第三十四回	安远侯空出三奇计 吕司马大破两路兵	三八二
第三十五回	两皂旗死生报故主 二军师内外奏肤功	三九五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创立济南都 吕师贞议访建文帝	四〇三
第三十七回	帝师敕议内外官制 军师奏设文武科目	四二二
第三十八回	两军师同心建国 一公子戮力分兵	四三三
第三十九回	美贞娘杀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剑侠	四三三
第四十回	济宁州三女杀监河 兗州府四士逐太守	四四七
第四十一回	吕司马谒阙里庙 景金都拔沂州城	四五八